

四明叢書

張宗祥



灼艾餘集下

明鄭萬表鹿園撰

自警編

元城先生因言及王荊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
其籀行與司馬溫公略同其質樸儉素終身好學不以
官職爲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耳
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
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
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爲

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愛易頗有師道是其一也凡人
有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爲惡而
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
非備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以財利結人
主如桑弘羊禁人官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
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
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
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

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
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
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爲淺露者之戒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舊
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彥平深
敬此語嘗大書於壁以爲晚節之規

滎陽呂公希哲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中外
凡典五州晚居宿州真陽閒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
糧數日者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卻借書沽酒外更無

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

蘇公頌言少時聞前輩章郎中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腹刻矣好聚斂則桑羊皇罽之徒出而民困於措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傲於夸大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神龍騰驥豈可羈也然或參養於人者爲其有嗜慾也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爲博士恭惠登樞年

耆康強許公時尙爲相嘗所歎羨詢其服餌之法恭惠
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爾謂石
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深以爲然

關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右
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然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
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慾四
時皆損人但冬夏至陰陽爭之時尤損人耳馬永卿
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
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物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

怒此亦可爲座右銘也耕道口然

陳瓘有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閒有歡適
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雞鳴而
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旣寤卽興不肯偃仰
枕上每夜必置行鐙於牀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
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
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勞人也

呂文靖公夷簡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
宜退公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不愧於先

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
潔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變輔知無不爲雖
禍之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爲之救禦

王沂公與一朝士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差人
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鬼於廬州但於私便耳相
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
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
一物必失所其人慙而退

紹聖初黨禍劉器之尤爲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

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
扶其母籃舁憩樹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
扶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
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
恙乎溫公問下士多矣如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
不變蓋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
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
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

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李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爲己也

趙槩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

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諍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大者皆以聲迹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孫參政抃爲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

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
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唯薦二臺
官爲無媿耳

呂正獻公旣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
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
敬納焉

杜正獻公衍一日憂見於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
公曰適覩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
喜見於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朝報某人進用某人

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第衍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
國爾

明道先生攝邑盛夏塘隄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
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槁矣
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治平中夏國信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
時太常少卿祝誥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
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

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事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教答之夏人聳伏

劉廠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理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卽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

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駁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范忠宣公親族閒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

元城先生在宋杜門屏迹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沒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薰劑誦佛經

而哭父老日數千人至塋擁不得其門而入家人因設
數大鑪於廳下爭以香炷之香價踊貴後二年虜人驅
墳戶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問誰墳戶
對以某官一無所動蓋棺而去

元城先生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
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
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
朝謁者必以雞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爲勞蓋以
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爾若

士人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爲古人矣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爲可憂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多爲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見耶

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也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輓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